

松影弄窗

□李美幸

经常探身来窥视我的雪松,它的树根并不在我家楼下,而是隔着一家小路。

说起来,这棵雪松也是随着我们新村一起成长的。28年,是一段漫长的岁月,它拔高长大,树身粗壮,我却从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,开始往下走。时间不可逆,人生不可逆。我与它,从一开始就朝着两个向度行进。

记得,刚搬来时,它还是一棵一层楼高的年轻雪松,囿于自己的地盘。不知不觉中,它已经长大了,树身高大,枝丫横逸,最终横过小路,成为一种侵入我日常视线的外来物。

十几年前,有一个文友告诉我说,松树的针叶熬煎汤水,可以明目,还有保健作用。我曾特意跑到空地去看它,但因为无法确定熬煎汤水的是不是这种松树,也就作罢。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去感受它的存在,真实地存在于我生活的同一个世界里。

其实,若非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,一般人是不大会去注意身边的公

共植物的,除非它花开嫣然,成为一道景色。

雪松的吃亏,就是一年四季一个模样。春天来了,它不会绽放明艳的花朵,去吸引人们的视线;秋风渐冷,它也不会抖落一身绿影,给人们一种落叶飘零的悲凉。这么多年来,它一直根植在那儿,以一种静穆的姿态,厮守着身下一方泥土,静穆到很多人都忽略它的存在。

但它一直静穆地成长着,一直到它的树梢蹿过五层高。这树梢长得奇特,就一根光溜溜的杆子,上面应该也有极细的分蘖,那是为以后枝叶横逸的准备,但现在没有长出叶子。其实,雪松的叶子,也是我用最普通语言的表达,它的叶子是一簇簇的,而不是一片片的。

在树梢拔节的同时,它的树身也长到四层楼。这个高度,已经超过我家楼层,所以,我有一种被窥探的感觉。但它不是从楼下直接窜上来,直愣愣地出现在窗前,而是旁逸,被风一吹,突然探过来,仿佛是一个调皮的顽童,荡着秋千晃过来,

偷窥一眼,又疾速闪回去,所以给了我一种来张望我宅在屋里干什么的想法。

白天,我还能忽视它的窥探,但晚上,它随风摇曳地晃荡着,像是在嬉戏,在跟我玩躲猫猫,又像是一个不速之客,出现在我家的窗户上。

夏天,海边的夜晚,风会莫名地变得急速。它高大的身体,也像是没准儿似的晃来晃去。映在窗前的树影,也变成不可捉摸,使我常常怀疑它想敲窗进来。

雨夜,尤其是台风天那种风雨交加的晚上,风声呜咽,雨点击窗,这个时候,它晃荡的影儿,就像是急着在跟我诉说,哀求我打开窗子让它进来。而我,常常是无情地关闭窗子,放下窗帘,拒绝它的影子侵扰,任凭它隔着窗户,在暴风雨中剧烈晃荡着,呜咽悲鸣。

相比于这种台风雷雨弄出的声响动静,雪就是一种安静的拜访。金山傍海,地处沪浙交界处,下雪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儿。但记忆里有过两次大雪封门的印象。一次是下午开

始飘雪,然后一夜大雪纷飞,隔日早上起来,天地皆白。急急忙忙探身窗外,去寻找雪松。它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,隐身不见了。再仔细找,原来,大雪覆盖了它,它就像一个巨人,披着一件白色的袍子,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儿。

还有一次是晚上静静地下雪,早上起来上班,感觉这个世界是静音的,后来明白,松软的雪,是隔音的。那天也曾找过雪松,当然它还在原地,但就是那么一刹那,感觉它被白雪覆盖了,隐身了。

于是想,树型像一个塔的它,越到上面越小,反过来,雪纷纷地从天上掉下来,被它一层层承接,最终积雪成了一个白塔,一个白色巨人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人们给它起了这么个可爱的名字——雪松。

后来知道,雪松分雌雄株,雌株在20龄以后开花,而雌株要迟上30龄以后才开花结籽。如果这棵一直探身来窥视我的雪松是雌株,再过一两年,它应该也要开花结籽了。

小园寻秋

□周维

听天气预报,未来一周,即将开启断崖式降温模式,趁着周末天气大好,就决定抓住秋天的尾巴,荟萃园逛逛。

初识荟萃园,是在“新老朋友”群里,荟萃园的话题总是在群里所津津乐道:当时谁去运太湖石造假山了、谁给亭子题字写序了……弄得我这个新金山人心里痒痒的,暗暗较劲,抽空定去荟萃园探幽。

车停大堤路,交了七元停车费,便跨进了荟萃园。午后的阳光暖暖的,园里游人不多。入园右转,银杏挂着半树金黄,顶部的叶子几近落光,并继续着向下延伸的势态,一把把小扇子打着旋转飘落在地上,织就一张静美的地毯。

沿着小径继续前行,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高高大大的鹅掌楸,不过这棵参天大树早就脱下了盛装,只剩下光秃秃的丫杈,让人感受到些许肃杀,正伤秋之际,清韵廊边的几株红枫枫赶来救场:一片红彤彤火焰呈现在眼前,枫树的全部生命力释放着,点燃了深秋的热情和绚烂。

行至三友亭,见一家三口亭前指指点点。三友亭,顾名思义,以小山上广植的松、竹、梅岁寒三友而得名。靠近细听,一家三口,正在吟诵带“松、竹、梅”的诗句,原来是一场家庭版的“中华诗词大会”。小男孩十一二岁的样子,佳句频现。我一时兴起,也加入了吟诵对抗的行列。我们从“墙角数枝梅”、“大雪压青松”……由浅入深,一直斗到岳飞的“旧山松竹老,阻归程”才告一段落。文人自古相轻,但这次却惺惺相惜,小男孩和我互加了微信,相约有机会再次华山论剑。

悠扬的萨克斯《在水一方》从远处的一得廊传来,一群“夕阳红”们正在排练节目。排练空当,我做了现场采访:“夕阳红”们大都是退休的老石化,排练节目参加一个汇演。一位性格爽朗的阿姨笑道:他们档期满满,要赶好几个场子……话里话外,满满的正能量和幸福感。

回到车上,我将拾得的两片亮丽的银杏叶摆在风挡玻璃前,我寻到了秋,载着满园秋色前行!



茶之舞 王志刚 摄

记高邮蟹

□冯强

天转冷,吃蟹时节到了。去无锡吃太湖蟹,去巴城吃阳澄湖蟹,去溱湖吃簕蟹,唯有高邮蟹“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”,无须寻寻觅觅,不会吃成冤大头。

高邮湖大闸蟹一直“实名制”,除地理原因,湖水好,是重要底气。湖跨江苏、安徽两省,水域面积780平方公里。虽是“悬湖”,水面及部分湖底比地面高,但治理得当,苇滩很广,浮游生物非常丰富,很适宜养殖大闸蟹。此外,芦苇、菱、藕、麻鸭、银鱼、双黄鸭蛋等都是高邮湖特产。景色也佳:冬春之际,湖面浩瀚,天水一色,船帆点点;夏秋之交,湖面被分割成若干绿洲,湖边蒿草茂盛,荷花、菱角、芡实、浮萍依次排开,图画一般。美景、美味,但对大多数“阿拉”上海人来说,受阻于四五百公里距离,或许只能向往多于实践了。

可对喜欢吃蟹的老饕来说,就另

当别论了。著名美食作家沈嘉禄先生,就曾亲临高邮,对此蟹有过一番描述。今年,或许是受沈先生的影响,几位文友乘参观新落成的汪曾祺纪念馆之际,抽空“参观”高邮湖大闸蟹,实地感受它的“背青,肚亮,爪金,膏红,腥气大,口感紧实,肉嫩、香甜可口”。其间,找了家靠湖的小饭馆,每人叫一对三四两的高邮蟹,配黄酒,在湖光水色、金风乍起中,品味“但得高邮蟹,不闻菊花香”。如此绝妙的感受,或许只在阳澄湖莲花岛吃蟹,才能与其媲美。

受之诱惑,我也适时驱车“赴宴”。今年此行,主因也在看望百年诞辰的汪曾祺老先生和他的纪念馆,其次才是品尝高邮蟹。小小的蟹店就在纪念馆斜对面,几只塑料大盆席地而放,各有数十只大小不等、背青肚亮的大闸蟹。背略驼,穿件皱巴巴的衬衫,约摸50来岁的店老板,用当地话直白地告诉我,政府为

让更多人了解高邮蟹,动足脑筋,时候一到,除常规开捕仪式,还有“汪曾祺笔下的蟹河蟹座谈会”等。感叹这样别致的措施是用足资源,很高明。

老板从塑料大盆里随手拿了6只大闸蟹,装在漏空的尼龙丝袋里称分量,30元一斤,总共52元,算50元,每只蟹才8元多。姑且不论蟹的质量,如今沪上这样的价钱只能买“面拖蟹”。论斤算,没有小菜场常见的粗绳子、厚塑料袋之类的“武装”,如此实诚,已让我感到温暖,他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高邮蟹的吃法:冷水、放点姜葱,可以去腥等等。更加温暖。

由于行程原因,无法就地品尝,只得回家后立即实践,由此重温汪老之说:“我的家乡富水产。蟹极肥”。果不其然,美誉与品尝之蟹极为吻合:“膏肥、脂腴、腹圆、肉嫩”美哉、美哉。汪老朴素的鉴定,正被朴素的高邮人传承,我之陶醉,岂有余言?

咖啡馆

□施伯安

迈进一方无扰的仙境
卸下一身伪装的疲惫
每个角落都有一个轻松的话题
曼妙的音乐仿佛流自心底

温婉的目光合着语言
在彼此心里流溢
袅袅的香醇在空中升起
开启一段甜蜜的故事

幽幽的灯光罩着
像一曲幽幽的古诺
尝尝苦,然后是甜
一杯浓浓的思索

长途的一个驿站
人生的一次小憩
心注满喜悦
夜不再孤寂

心愿

□北坡

金膏本无有,
水碧或可持。
但求心自远,
有得无所失。
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
蔡仁根作

